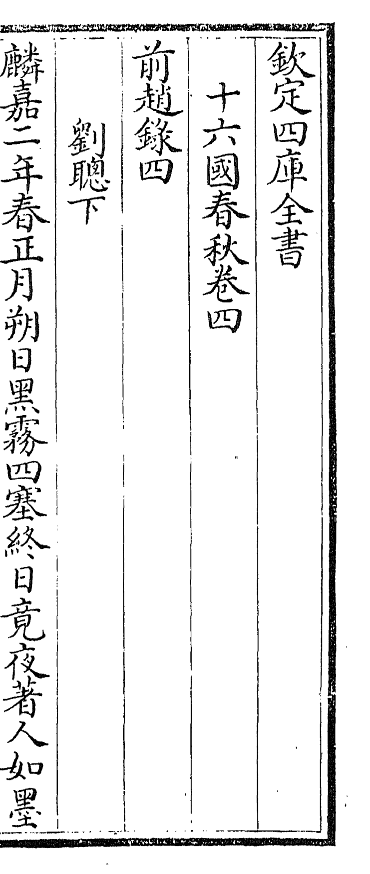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四

前趙錄四

劉聰下

麟嘉二年春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著人如墨五日乃止石人言於宣光陵二月雨血於東宮其日又雨血於光極殿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為丈夫癸亥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

於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畧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謝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

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活謂左右曰机上取囊來左右取得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後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竝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犯紫微入於天獄而滅雨血平陽廣袤十里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蚰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竝照客星入紫微此皆大異其徵不逺也今虹達東

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比之深重何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趙魏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憂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鋭

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為之後繼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内為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克矣聰覽之不悅是月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卒至矩未及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藏匿精勇暢見其老弱不復設備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欲夜襲之士卒恇懼矩乃

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曰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帥督護楊璋等夜掩擊暢營俘斬首虜數千級獲鎧馬甚多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帥衆援之既而聞破暢兵芝復馳赴矩矩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追擊暢兵暢復大敗奔還僅以身免三月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勑裹甲以備非常

又以爲信然命東宫官屬皆裹甲以居粲遣使馳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宫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裹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沉等同聲曰臣等聞之久矣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也聰乃使粲以兵圍東宫粲遣王沉靳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曰而今而後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

大臣及東宫官屬皆沉準素所憎怨者數十人夏四月
廢乂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
平陽街巷為之一空乂形神秀爽寛仁有器度故士心
多歸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悲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
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
靳準行車騎大將軍討平之六月境内大蝗平陽雍冀
尤甚靳準捕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餘
家東宫災門閤宫殿蕩然秋七月立晉王粲為皇太子

大赦境内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八月聰安北大將軍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臨頹殺之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譖固於聰先是李矩之破暢也於帳中得聰密詔令暢既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歸降於矩冬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令愍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一作悲泣太子粲言於聰

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惡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除之以絶其望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享羣臣於光極前殿欲觀晉臣在朝者乃使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至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怒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内太守郭默攻聰河東至

於絳邑右司隸部民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勲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黙引歸劉顗邀擊之為固所敗聰使太子粲及征北將軍劉雅等帥步騎十萬伐固次於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破矣戊戌殺愍帝於平陽帝之蒙塵也侍中許𦿔冐難侍左右帝臨崩言欲見許侍中𦿔馳詣相見帝已不能語𦿔曰未審陛下尚識

臣否帝猶執肅手流涕肅歔欷登牀帝遂投於其懷抱之中肅晝夜號泣聰外欲明已不害乃偽責諸臣欲盡誅之羣臣逃竄惟肅獨曰備位故臣願乞得殯殮就戮聰許之事訖詰聰曰國亂不能匡君亡弗能死舉目莫非愧恥所以忍辱正為山陵未畢耳微情已敘甘就刑戮聰義而免之雅等遂進攻洛陽趙固奔陽城山

麟嘉三年春二月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於洛口一作洛陽潛遣耿稚張皮等簡精卒千人夜濟河來襲粲營

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知之乃以告粲請為之備粲曰征北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此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毋為驚動將士是夜稚等飛梯騰栅十道進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死傷大半粲勒兵於東北穿栅而去奔保陽鄉稚等據其營壘獲器械軍資不可勝計及旦粲見稚等兵少更與雅馳還栅於壘外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帥騎赴之稚等大懼遂與雅相持粲悉衆攻稚苦戰二十餘日不能

下李矩率兵來援使壯士三千汎舟迎之粲與雅等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稚營壘與稚選精騎千餘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突圍而出趨北山南奔虎牢騎兵將軍劉勳追之至於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五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三月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子會稽王衷以下二十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絶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宮中至於九月夜聲不絶平陽西明門牡自亡霍

山崩聰署驃騎大將軍濟南王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勱為大司徒夏四月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立后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上承宗廟母臨天下匹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帝任心縱欲以趙

飛燕為后使皇統絶滅社稷為傾有周之隆如彼大漢之禍如此自麟嘉以來亂淫於色中宫之位不以德舉縱沉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汚清廟而塵瑻寢况其家婢邪六宫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覽之大怒使中常侍宣懐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獄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

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
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皇漢者正坐汝鼠輩與
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
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何也鑒曰汝殺
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
懿之謂準曰汝梟聲獍形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
食汝皆斬於東市五月聰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
后六月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

十里聰晝見東平王約時約已死聰甚惡之謂太子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但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並錄尚書輔政勒固辭仍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亦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任顗一作劉顗為太師朱紀為太常呼延晏為太

保竝録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隷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聰以晉太興元年秋七月癸亥薨於建始殿在位九年甲子粲即偽位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劉粲

劉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為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忠賢昵近姧佞任情嚴刻無復恩恵拒諫飾非好興宫室相國之府彷彿紫宫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

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旣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為
皇太后號樊氏為弘道皇后宣氏為弘德皇后王氏為
弘孝皇后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並有國色粲晨夜烝
淫於內多行無禮無復哀戚立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
為太子大赦境內改年漢昌八月雨血於平陽靳凖將
有異謀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先誅太
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
也不晨則夕粲弗納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

令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乘閒言之粲從之收太宰上洛王景太師昌國公任顗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勱等皆殺之太傅朱紀太尉守尚書令范隆出奔長安又誅驥同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粲大閲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粲沉荒酒色遊讌後庭軍國之事皆決於凖凖矯粲命以從弟靳明為車騎將軍靳康為衛將軍

及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於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之以歸準怒殺之遂勒兵入宫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於東市發掘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尸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征北將軍雅出奔西平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無德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大

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使二帝幽沒虜庭輒帥衆扶侍梓宫請以上聞矩馳表於晉詔遣太常韓㣧等奉迎紫宫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尚書北宫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宫靳康攻滅之

十六國春秋卷四

十六國春秋卷五

前趙錄五

劉曜上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有膽量年八歲從淵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淵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

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志性不恒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廣覽不精思章句工草隸善屬文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遊於洛陽坐事當誅乃與曹恂亡奔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遂變姓名客為縣卒朝鮮令崔岳見而異之給以衣食恩顧甚

厚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曜甚德之後遇赦放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世嘗隱居於管涔之山以琴書自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劒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四時變為五色淵聰之世頻歷顯職及粲嗣立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光初元年冬十月靳凖之亂曜自長安奔赴次於赤壁

太保呼延晏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自平陽奔之共上尊號遂以晉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官遣使拜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趙公勒進攻靳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七萬餘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曜使征北將軍雅鎮北將軍策進屯汾陰與勒為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降於勒勒囚

泰送於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戮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髙古人徳格天地朕方寧濟大難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卿為朕入城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決十二月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及將軍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盟

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
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明明出
戰屢敗嬰城固守遣使求救於曜曜使雅等迎之明率
平陽士女萬五千人來奔曜命誅明收靳氏男女無少
長皆斬之曜誅靳氏見康女有姿容將納為后女曰陛
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
汚宫伐樹而况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東操益堅曜哀
之免康一子使雅迎母胡氏之喪於平陽還葬粟邑墓

號陽陵諡曰宣明皇太后追尊高祖父亮為景皇帝曾祖父廣為獻皇帝祖防為懿皇帝考闕為宣成皇帝光初二年春二月斬勒左長史王修於市以其外表納欵内覘强弱也夏四月曜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妃羊氏為皇后即故惠帝后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為長樂王闡為太原王冲為淮南王敞為齊王高為魯王徽為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五月陳安自稱秦州刺史叛降於曜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

安下令曰蓋聞王者之興必禘始祖（一作世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於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於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為太祖亟議以聞於是太保領司空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屬城陛下勲功茂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以水行承晉金行國號曰趙曜從之於是牲牡尚黑旗幟尚

玄冒頍𨢿天淵𨢿上帝自稱大趙大赦境内殊死以下

冬十二月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於南陽王司馬保保使其將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為新平太守周庸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進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歸附之曜遣車騎將軍雅平西將軍厚攻楊曼於陳倉二旬不克曜自率中外精鋭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雅等攝圍固壘以

待大軍是月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后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

光初三年春正月曜自雍城攻陳倉楊曼王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吾糧廪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攻百日不待兵刃吾已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殞耳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陳為曜所敗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遂進攻草壁陷之

松多奔隴城進抜陰密又陷安定司馬保懼遷於桑城曜振旅歸長安署雅為大司徒二月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將軍宋恕及别將尹安趙慎等四軍屯洛陽晉司州刺史李矩襲克金墉使頴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陽始等懼叛降於後趙石勒曜署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移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始等軍勢甚盛岳乃班師鎮於陜城於是河南之民皆相率歸於李矩洛陽遂空夏四月長安雨雹大如雞子西

明門内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撅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黄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五月陳安表請擊晉别將張瞻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六月丙辰將軍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句徐庫彭等事覺虎車皆伏誅乃囚徐彭等五千一作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光禄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争之不從子遠叩

頭流血矔大怒以為助逆幽之於獄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一作四十三輔大亂城門晝閉矔甚患之欲大興師往伐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諍矔怒甚手毁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旦夕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大司徒中山王雅太傅領司徒朱紀太保領司空呼延晏侍中司徒郭汜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諍所謂忠

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四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乃解赦之秋七月復勑内外戒嚴親討渠知游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納臣愚計不勞大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羌夷之叛匪有大度窺竊神器也但逼於陛下嚴刑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生者猶可安莫若大赦諸逆人若没奚官者悉令還之使迭相撫育聽

其復業與小人更始彼生路既開人情豈有樂禍好死者邪且小人聚居必有他心今無刑辟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若諸酋長自以罪重不即下者請假臣弱卒五千人為陛下梟之不勞大軍此可定矣不爾者今賊黨既盛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之可殄也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軍屯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氐宗黨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

攻滅之遂振旅循隴右秦州刺史陳安郊迎先是上邽
氐羌十餘萬落保險不服其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
曜復遣子遠將兵討之權渠率衆阻險自固子遠進兵
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拒五戰皆敗權渠恐懼欲降其
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
偏師而欲降之何其怯也遂率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
門左右勸進擊之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
之捷當今無敵況士馬之强復非其匹且其父新敗怒

氣方盛又西戎剽勁其鋒銳不可當不如緩之使其氣竭而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晨值大風黄霧晝昏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伏而戰一作復之生擒伊餘於陣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髪剺面請降子遠啟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之中權渠最彊部落皆稟其命而為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悦

拜子遂為大司徒錄尚書事八月曜讌羣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襃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盛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致封嚴尤之孫魏武勒兵宋梁追慟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齓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襃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

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竝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九月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為崇文祭酒冬十一月曜名搆殿巧手三千人發陽平等

十郡牛車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凌烟一作霄臺於鎬池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憲營室構作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兹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前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以一觀之費足以平凉州矣今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凌烟此其

功費億萬鄧明也若以給軍則可以呑吳蜀而剪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勑㫖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内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榖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毁不旋踵闔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魋石槨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

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峻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自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惟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至達抑亦釋之之功興亡奢儉冏然於前惟陛下覽之瞿大悅即日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夫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宫

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之極弊可不敬從明誨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竝領諫議大夫仍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朝夕冀聞其過也自今法政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酆水囿以與貧民

十六國春秋卷五

十六國春秋卷六

前趙錄六

劉曜中

光初四年夏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嚻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

水經註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曰云云曜以為天錫神璽齋九日而受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領國子祭酒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國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今趙都於秦

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嚻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

之耳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而荅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奏均狂言瞽說誣妄一作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灾瑞誠不可不深戒朕之不德收均忠恵多矣何罪之有乎

光初五年春正月鎮北將軍并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枚文曰趙盛二月曜親征氐羌楊難敵難敵率衆來拒前鋒擊敗之退保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復討故

晉王司馬保部將楊韜於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來降皆封列侯使侍中安昌子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西萬餘户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寢疾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尚書郎王擴一作王獷為光國中郎將使至仇池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大悦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黄鉞都督益寧南秦梁凉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

二千石者十五人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於曜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以曜為卒大掠而去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別將呼延寔及長史魯憑監輜重於後安邀獲之遂欲留用寔不肯屈被殺憑亦死之安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步騎三萬一作二萬進攻曜曜衛軍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安使將軍劉烈趙罕襲汧城克之西州一作隴上氐羌悉歸附安安士馬雄盛有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黄鉞大

將軍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以趙募為相國休屠王石武以桑城來降雌大悦署為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夏四月甲午曜后羊氏卒偽謚獻文皇后羊氏内有特寵外叅朝政生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禄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以死論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陜男子伍長平

竝化為女子石言於陜若言勿東者十二月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往栗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圍二里上高百尺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工二陵皆下錮一作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

增土為阜周廻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督追役徒繼以脂燭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帝先后而徒喪國家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矔不納乃使征東大將軍岳等率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又遣將作大匠勲胡元增永吳一作垣顯平二陵高九十尺塚前

石人若有言慎聲胡元親聞之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遂得蘇曜葬父墓號永恒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光初六年夏六月陳安攻曜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趨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

耳武閉關拒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級安馳還赴救

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餘騎八千奔

保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

於隴城秋七月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曜父

寢堂於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

乃使子鎮軍將軍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栢衆木植

已成林至是悉枯死

光初七年春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時四方交

戰兵革相尋署大司馬雅為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三月曜親征陳安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挑戰屢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赦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自率精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陜中

曜使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陜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人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於溪澗翼日尋之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安遣其將石容覘曜兵曜輔威將軍呼延清（紀事本末作呼延青人）獲之搒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清

遂殺容乃尋其徑迹獲安於澗曲斬之曜大悅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别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户於長安氐羌悉下並送質任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於隴上時征東大將軍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親帥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振地河水為沸自古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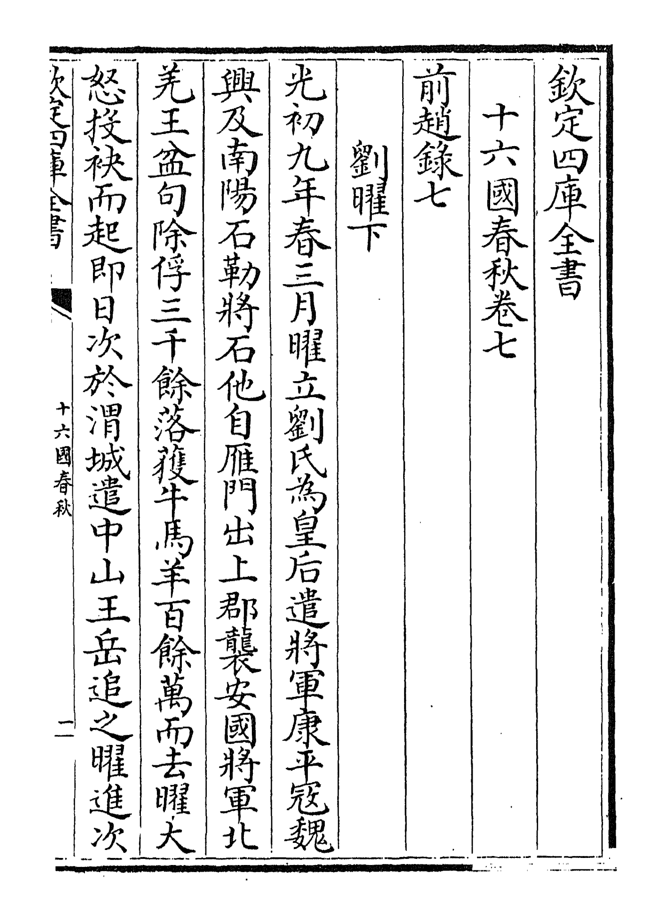
旅之盛未有斯比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應矅矅又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人無固志茂遣平虜將軍陳珍帥步騎一千五百救韓璞矅諸將佐咸欲速濟矅曰吾軍勢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宿衛皆已疲老其實難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勢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振之若

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疋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伎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凉州牧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凉王加九錫曜至自河西氐羌楊難敵聞陳安死内懷危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鎮西將軍厚追擊之獲其輜

重千餘輛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征東大將軍廣平王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既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封胤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

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是年前頓丘太守郎宣北平太守
楊平邑振等共修徐水廟舊碑刻石樹頌焉
光初八年春正月石勒遣司州刺史石生攻寇河南太
守尹平死之生掠五千餘户而去夏四月曜遣使拜凉
州牧張駿上大將軍凉州牧凉王贈其父太宰成烈王

十六國春秋卷六



十六國春秋卷七

前趙錄七

劉曜下

光初九年春三月曜立劉氏為皇后遣將軍康平寇魏興及南陽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去曜大怒投袂而起即日次於渭城遣中山王岳追之曜進次

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於河濵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克之殺鎮南大將軍田崧夏五月石勒將石生屯洛陽寇略河南司州刺史李矩頴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遣使降曜曜遣中山王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

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勒遣石虎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身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列圍遏絶内外岳衆饑甚殺馬以食將士呼延謨為虎所殺曜自將出救虎帥騎三萬來拒曜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次於金谷夜中無故大驚士卒潰散乃退如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岳被執并執將佐八十餘人及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坑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

於并州執騰殺之坑士卒七千餘人曜至自澠池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秋九月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産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産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得失産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敬重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禄

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署永安王胤為大司馬拜大單于徙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為之光初十年春二月曜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汝南王咸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夏四月曜后劉氏卒偽謚獻烈皇后以后叔父昶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為慈鄉君冬十月曜遣將軍黄秀帛成寇酇

晉平北將軍魏該率衆奔襄陽

光初十一年春正月曜追念皇后劉氏憶其臨終之言乃立劉皚女芳為皇后二月署驃騎將軍述為大司徒祖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是月曜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時晉咸和二年也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

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丹脣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勿出疆也東井秦之分也五車趙之分也秦兵必大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矅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遍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稅租之半秋七月矅將黄秀等寇酇順陽太守帥衆奔襄陽

光初十二年夏五月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武衛將軍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户而歸涼州張駿聞曜為石勒所敗乃去曜官號遣張閬竇濤辛巖宋輯辛晏等率衆數萬會韓璞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南陽王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將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絶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還奔涼州胤追及於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來降曜皆拜將軍封列侯遂略河

南地

光初十三年秋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二萬出軹關來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次蒲阪曜將東救蒲阪懼張駿楊難敵乘虛來襲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鋭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八月及於高候大戰破之斬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以萬億計虎奔朝歌遂濟自大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堤一作堨以灌之滎陽野王皆降

襄國大震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内諸郡冬十二月石勒自率衆來拒陳於洛西曜自恃連勝不撫士卒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諌曜怒以為妖言斬之時與石虎對軍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黄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大胡自來軍勢甚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之喜謂

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騎三萬自城北而西攻曜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曜前鋒曜性少而酗酒末年尤甚至是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撝陣就平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大破曜軍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

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乃幽曜於河南丞廨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襄國曜創甚載以馬輿使金創醫李永與同載療之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滿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已亥舍曜於

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岳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帢以見曜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慮也勒見而惡之久之為勒所殺明年春正月太子熙一作毗聞曜被擒大懼與大司馬南陽王胤及太尉汝南王咸等議欲西保秦州尚書胡勲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

有離叛且可并力拒險力不能拒走未晚也𦙶怒以為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上邽汝陰王厚安定王策皆棄郡奔逌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赴之秋八月南陽王𦙶率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夷夏皆起兵應𦙶𦙶次仲橋石生嬰城固守勒使石虎率騎二萬來援九月戰於義渠為虎所敗死者五千餘人𦙶奔上邽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攻

圍上邽城潰執太子熈南陽王胤并將相諸王等及諸卿校公侯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三年而敗自劉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歲在乙丑僭號西河至曜三世凡三十有五年以晉成帝咸和四年歲在巳丑滅

十六國春秋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錦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十六國春秋卷八

前趙錄八

劉宣

劉宣字士則淵之從祖也初為北部都尉右賢王樸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讀毛詩左氏傳炎每歎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者葢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

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質性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淵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軍國内外靡不任之仕至丞相太尉

劉聦

劉盛淵之族人也仕為領右衛將軍封安昌王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重任衛尉西昌王劉鋭等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殺聰盛執正不從和怒命左右刃之

劉翼

劉翼仕淵為別將驍勇過人膂力善射能一手舉殿柱

跳過平陽門時人擬之飛羽淵甚器異之以為征虜將軍

劉肩

劉肩字義孫曜之世子前妃卜氏所生光祿大夫卜泰之甥也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義真曜子儉字當應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曜曰臣藩國之嗣僅能守祭祀足矣不可亂長幼之倫也

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
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也奈何言同諸藩國
乎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當為卿更以一
國封之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屑為世子靳準之亂屑
没於黒匿郁鞠部至曜光初七年屑自言於郁鞠郁鞠
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屑悲泣屑雖少離屯難
流蹟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
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羣臣亦屬意

焉曜顧謂朝臣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不堪令世之多難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故世子且材器過人涉歷艱阻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何如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宗廟四海之慶也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傅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不應降日月之

明垂訪羣下若以為疑固樂聞異同之言臣竊以為廢太子非也昔周文定嗣未建之前則可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為聖朝之模範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儁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髙絶於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賢主況儲宫者民人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㒞默然儁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鳲鳩之仁今黙熙而立臣臣何敢

自安陛下茍以臣為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欲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以明赤心不敢聞命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胥母卜氏為元悼皇后嘉胥舅卜泰之公忠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胥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胥盡家人之禮尋遷大司馬從封南陽王以漢陽諸

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為之拜脩為大單于都督及曜之末關中擾亂遂為石虎所殺

淵后單氏

單氏單徵之女北海王乂之母也以淵河瑞二年立為皇后淵死聰即偽位改元光興尊為皇太后單氏年少姿色絕麗聰遂烝之乂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

聰后呼延氏

呼延氏武元皇后匈奴中人淵后之從父妹也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聰姿色故以配焉遂以光興元年立為皇后先是聰以弟乂為帝太弟后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徐為之計后曰事久變生太弟見粲兄弟並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或有小人搆間其中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妾聞陛下說隱公一何相似竊為陛下

寒心聰心然之后至嘉平二年春正月卒謚曰武元皇后

聰后劉氏

劉氏武宣皇后新興人偽太保劉殷小女名娥字麗華童齒聰慧膚髮異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恒止之敦玩彌厲每與諸兄弟辯論經義理致超然兄常深歎之性孝友美風儀進止如珪璋焉聰既僭立納為右貴妃未幾立為皇后聰將起䳍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鎖

腰切諫聦大怒曰朕將營二宫豈問汝鼠子乎命左右將斬之后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啟曰伏聞勅旨將為營殿今宫室已備無煩更營且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計也陛下當加爵賞而反欲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

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每覽古事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為之使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也妾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變色大司徒任顗等復叩頭流血固請不已乃徐曰朕比來微得風患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於心何敢忘之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而謝之以后表示之曰

外輔如公等內輔如后朕復何憂后聰明善幾諫聽所為不道多規正之及死偽謚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尤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偽追謚武德皇后

曜后羊氏

羊氏獻文皇后即晉惠帝后也名獻容太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以晉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后初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洛陽之陷遂没於曜曜僭偽位立為

皇后因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竝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之使妻子辱於庶人之手妾於爾時實不欲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遂干預政事生三子以曜光初五年卒偽謚獻文皇后

曜后劉氏

劉氏獻烈皇后少孤為叔父侍中大司徒劉昶所養曜光初八年立為皇后明年寢疾及篤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父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以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卒偽謚獻烈皇后

曜后劉氏

劉氏名芳侍中劉皚一作愷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先皇后劉氏死曜追念之遂以光初十

年立為皇后姿德才色邁於别宫

十六國春秋卷八

十六國春秋卷九

前趙錄九

王彌

王彌字子固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勇略善騎射膂力過人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少遊俠京師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

不作士大夫矣與劉淵友善後從洛陽東歸淵餞於九曲之濵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吾患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别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皆為之流涕惠帝末年妖賊劉伯根起兵於東萊之惤縣彌率家童從之伯根以彌為長史伯根死彌聚徒海渚為茍純所敗亡入長廣山遂為羣賊彌多筭計凡有所掠豫策成敗後引兵入寇青徐二州

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晉太傅司馬越以公車徵東萊麴羨為本郡太守討彌彌擊殺之兖州刺史茍晞帥兵逆擊彌彌遂大敗遣使降淵淵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彌收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克彌進攻太山魯國譙梁陳郡汝南頴川襄城諸郡遂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所過陷沒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太傅越遣司馬王

斌帥甲士五千人來衛京師凉州牧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來援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彌至洛陽屯於津陽晉以司徒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遂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里澗又敗之遂走渡河與其黨劉靈王桑等自軹關如平陽歸淵淵聞而大悦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

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
敬待將軍彌至見淵勸稱尊號淵謂彌曰孤本謂將軍
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達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
軍如魚之有水也署爲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靈爲安
北將軍桑爲散騎常侍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南又與
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司馬越遣
淮南内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與彌戰於高都
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淵拜彌侍中都督青徐兖

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封東萊公遂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晉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太陽討淵虎步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黄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拒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宫東海王越拒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歸於

平陽復以二千騎南出轘轅攻寇襄城諸郡縣東海王越遣溥盛等率兵追擊之彌師敗績還戍平陽遣左長史曹嶷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東徇青州且多齎金寶還鄉里招誘亡命并迎其室淵許之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琅邪會淵死聰即位彌與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復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進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復與曜寇襄城進逼京邑縱兵大掠曜禁之不從乃斬其牙

門王延以狗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勸小下之於是詣曜謝罪結分如初既而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勸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固守不從彌策焚燒而去彌怒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引衆東屯項城曜初以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至是嫌隙遂搆洛川之戰百官殲滅殆盡惟司隸校尉劉暾以鄉里宿望得免於難因說

彌曰今羣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内不容將軍自興兵以來何攻不克何戰不勝而復與始安王相失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據本州徐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業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為然拜暾為大將軍封齊公初石勒惡彌驍勇外相親而内相忌常容為之備彌破洛陽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相結納會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心惡之乃以書賀勒曰

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欲陰圖之劉暾又勸彌使召曹嶷藉其衆以誅勒乃為書使暾詰青州召嶷引兵會已且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為勒遊騎所獲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潛殺暾會彌將徐邈高梁輒帥所部兵數千人去彌彌益衰弱勒右長史張賓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因請彌燕於已吾彌謂勒實親已不復疑也長史張嵩切諫不聽勒伏兵襲殺之已吾前作已營

劉靈

劉靈陽平人也少貧賤年二十餘厕役於縣力制奔牛走及馳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嘗撫膺而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兵自稱將軍與王彌冦掠趙魏進攻洛陽彌軍敗績乃言於靈曰晉兵尚强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遂與彌俱降於淵淵署為平北將軍與石勒帥衆三萬冦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

附所在克捷遷安北大將軍兾州刺史屯廣宗晉王浚遣別將祁弘襲擊殺之

張嵩一作蒿

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死既葬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遂蘇活嵩初為王彌長史彌之與劉曜相攻也嵩切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目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

則不遠顧明將軍深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罪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黄金百斤及石勒巳吾之譙嵩固阻彌不行彌不能聽竟為勒所襲殺嵩遂歸仕於淵

劉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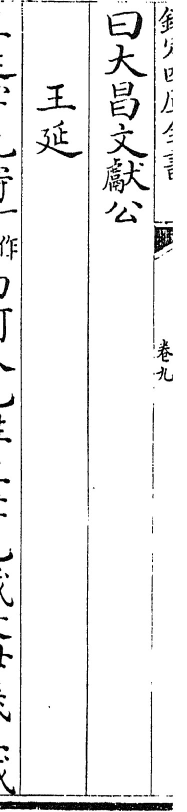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毁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言食不飽者一

旬矣殷怪而問之王氏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詣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㓜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絶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見有芹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及至芹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方盡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人辭不赴命司空齊王司馬攸

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也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荊州豪族家富於財其妻怒之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

曰非爾所及也戒其女曰劉殷至孝㝠感學識超世比人終當逺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旣而曾祖母死殷夫婦毁瘠幾至滅性時柩殯在室而西隣失火風飈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樹庭自是名譽益著及為聰相不犯顔忤㫖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聰每與羣臣議論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後為聰暢敷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有子七人五

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甞戒其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一云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周召洛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終殷以聰嘉平二年卒追謚



曰大昌文獻公

王延

王延字元壽（一作延元）西河人也性至孝九歲喪母幾至滅性每至忌月悲號三旬事後母卜氏以孝聞卜氏遇之無道恒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彌謹延既孤貧晝則傭賃夜則讀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之延求魚不獲卜氏杖之流血延尋汾河扣凌而哭忽有一

魚躍出冰上長五尺延取以饋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如已子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亂隨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年至六十方仕於淵及聰嗣位拜金紫光祿大夫劉粲之立靳準作亂自稱漢天王置百官以延耆德碩望謀之於延將以為左光祿延弗從乃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

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日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孤貧有志操常躬耕兼誦詩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淵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荅及淵僭號人或謂之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

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果徵為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淵曰卿若早來豈直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淵乃大悅元達在位忠謇

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聰既嗣位轉為廷尉聰將為劉氏起䳓儀樓於後庭元達鎖腰切諫聰大怒命左右將出斬之大司徒任顗等叩頭流血請免劉氏亦手疏切諫聰意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伯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遥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

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遷為左司隸聰欲立左右貴嬪為左右皇后元達以三后竝立殊非典禮極言諫之聰不納乃轉為右光祿大夫於是太尉范隆等皆抗表遜位請讓元達聰復以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元達素與太宰河間王劉易善引之為援得盡諫諍及聞易死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時人莫不

究之

王廣

王廣字廣之不知何許人永嘉之亂聚族避世仕淵為西楊州刺史曾陽侯一作幷州及聰嗣位蠻賊梅芳扇動山夷攻圍廣城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絶雞犬雀鼠靡有子遺將士泣謂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者哉城陷被禽將士相枕而死者五十人一作五千蠻因廣將詣芳廣有女容質甚麗慷慨有丈夫之

節芳見其美色納之甚有寵入經一旬女於闇室伺芳睡引刀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女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等謂我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正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耻辭氣猛厲色無變容言終自殺芳止之不可時年十五

卜珝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談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然而不免兵厄珝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之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吾此雖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於龍門山淵僭號徵拜

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淵曰人各有心卜珝之欲在吾朝何異髙祖四公哉可遂其髙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聰嗣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荅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兹克之必矣聰戲曰勝吾勞先生一行可也珝曰臣所以行不及裝者正為是也聰大悅署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慎勿紛紜遂從鎮北將軍靳冲攻晉陽一作大原不克珝卒先降冲遽收珝斬之聰

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之

趙染

趙染新豐人初為晉南陽王司馬模牙門將戍蒲坂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歸聰聰以為平西將軍次於新豐東晉將索綝率兵討之染有輕敵之意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逆戰於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

言以至於是乃斬嶶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過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繼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眠牀枕而死及死叱行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劉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後染寇北地夢曾嶶大怒引箭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伏弩卒

范隆

范隆字玄嵩父方魏雁門太守隆方孕十五月而生四歲亡父既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動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踈族范廣册府云廣史不載官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為立祠堂隆好學修謹事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大亂隱迹不應州郡辟命晝耕夜讀頗習秘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彌不復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共紀遊山見一

老父於窮澗之濱老父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不見遂與紀依於淵淵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竝封公隆後累遷尚書令儀同三司曜既僭立進為太尉卒贈太師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静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言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為氐池長甚有恵政以病免歸泰始初武帝錄叙文帝故

府僚屬就家拜郎中不就年七十餘篤學不倦淵師事之從受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旣僭偽位徵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受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撰喪服圖行於世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諸閉門修已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喪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瘠杖而能起晉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感旁人秀出而語曰此子長大必為

佳器歸而命子顔造焉服闋廬於墓側家貧藜藿不充妻子不免於饑寒及顔為僕射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顔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肙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

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仕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仗劍而死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晝夜誦讀博通五經尤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菓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蛇猛獸皆繞其旁是以淵及聰屢徵皆礙

而不得進景道私以此自喜至曜光初中出山廬於渭汭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復辭曰余在萬山中草木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朝家事非山野小人所願聞也更移窮谷中人悉不見後曜置崇文祭酒復以明經擢景道為之亦不就竟以壽終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豕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暇時拾薪以顧書生抄書板截蒲以學

書日夜不止忘失羊豕其主咨之育甚有慙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豕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絶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女妻之别為立宅分之家産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不與俗偶妻喪弔者不過四五人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及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出迎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

雀遇我使吾畏死鷄邪育執刀叱攸曰主辱臣死自古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我君汝謂我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徒跣挽育乃止由是知名司徒王渾辟為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盜賊奔竄遷并州督護成都王司馬穎鎮鄴表育為振武將軍拜淵為北單于叅丞相軍事使鳩合義衆以赴國難育說穎曰元海今去恐不復至臣請為殿下促之穎以為然以育為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

為右光祿大夫河瑞之末遷右僕射及聰僭位歷位大司空太保太傅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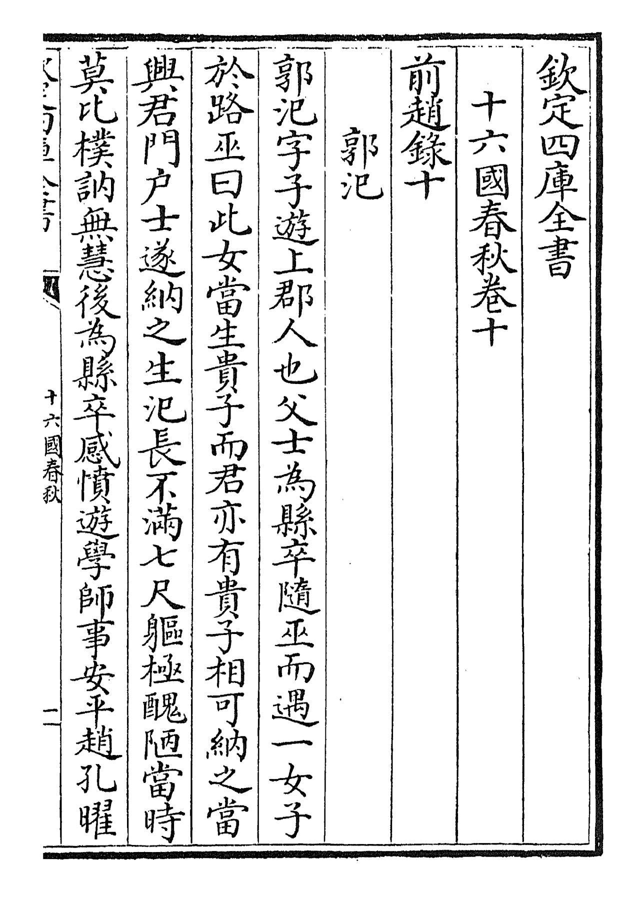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平為盜所刼敏元已免復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請以身代辭旨慷慨義形於色盜遂釋之俱免於難仕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杜育

杜育字子光少從濮陽人為賊其母怒笞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頭育為賊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出

十六國春秋卷九



十六國春秋卷十

前趙録十

郭汜

郭汜字子遊上郡人也父士為縣卒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而君亦有貴子相可納之當興君門户士遂納之生汜汜長不滿七尺軀極醜陋當時莫比樸訥無慧後為縣卒慼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

矅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仕淵歴聰及曜之世位至侍中司徒

李景年

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少孤貧見養於叔父嘗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寫之叔乃驚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麒麟久躓鹽坂乃令娶妻授學遂歸仕淵長平之戰聰馬中流矢幾為晉軍所獲景年以馬授聰揮戈直前得免於

難以功封梁鄒侯歷虎牙將軍

王延年

王延年字季海江都人性至孝年十五喪二親每言及之未嘗不嗚咽悲慟每忌日三日不食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復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乃俱免之後仕至太宰

王雋

王雋字玄英上郡人也有幹藝之稱雋年八歲隨兄密子元直西如凉州路中糧匱密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雋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遺孤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雋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雋授密而去密後亡雋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三年而心喪六載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匈奴前部人少喪二親哀毀過禮仕淵為折衝將軍遷廷尉轉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聰嗣位仍署冠軍大將軍加司隸校尉嘉平三年從中山王曜攻長安城陷不為設備為晉將麴允所襲殺

喬晞

喬晞前部人仕淵冠軍將軍使帥衆寇西河攻介休介休令賈渾築營自固有八門城高九尺及陷抗節不降

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將殺之部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焉宗氏罵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其婦乎何不速殺我遂仰天大哭晞亦殺之淵聞而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潭及宗氏尸葬之賈潭晉書作賈渾

陳安

陳安字虎侯成紀平庄人也家世農民少慷慨讀書曰大丈夫當軒冕杖節安能久執犁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而歎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賓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奔及馳馬仕晉南陽王模帳下都尉模之敗也安歸模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統精騎千餘以討叛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刺安安被創馳隴城遣使詣保貢

獻不絶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曜舉兵攻張春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安退屯緜諸保歸上邽未幾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韜且請擊安保皆不從春怒幽保殺之立保宗室子瞻為嗣稱大將軍安乃表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春奔枹罕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遂奉保喪以天子禮葬於上邽及曜克安定振旅而循隴右安乃郊迎後又請朝於曜曜時疾篤辭而不許安怒以曜為已卒大掠而歸氐羌

多應之安士馬强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黄鉞大將軍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攻曜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會休屠王石武引兵攻上邽安懼遂解南安之圍馳歸遇於爪田安衆大潰收餘騎奔隴城武遂進圍安於隴城曜又親率大衆繼之安頻出挑戰累為擊敗斬於澗曲安善於撫綏吉凶險夷與衆共之部下小將劉牙趙牢路松多等堅戍不已及其死城内得尸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曰隴上健兒曰陳安一作壯士有陳

安軀幹雖小腹中寛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駿馬鐵瑕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一作奮如湍丈八虵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一無此二句戰始三交失虵矛十騎俱盪九騎留一無此一句棄我騄驄竄巖幽大雨降後追者休一無此一句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河流阿呵嗚呼奈子何嗚呼阿呵奈子何二句一作一去不返奈若何　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張寔

張寔皇太后張氏之侄聰之舅子也仕聰爲鉅鹿太守治任威强路不拾遺後爲輔漢將軍聰納其二女以爲貴人欲以寔爲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

卜崇

卜崇仕聰左衛將軍爲人清直不與世浮沈與少府陳休素惡中常侍王沈等諂佞用事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嫉之侍中卜幹謂之曰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

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崇應之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沇等遂譖之於聰以與太弟乂通謀聰臨上秋閣收崇斬之休亦見害

呼延寔

呼延寔匈奴中人仕曜為征南將軍曜之攻氐羌楊難敵也軍中大疫曜亦寢疾欲還恐難敵躡其後因與羌

和署難敵爲武都王時秦州刺史陳安欲窺虛實詐言請朝曜以疾篤不許乘馬輿還使寔監輜重於後安遂帥精騎邀擊之寔進退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因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孤當與足下共定大業寔叱之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智能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殺之

魯憑

魯憑仕曜為長史曜自攻氐羌楊難敵還憑與呼延寔帥精騎一千監輜重於後陳安邀擊獲之時隴上氐羌皆附於安安士馬强盛有衆十餘萬乃自稱大都督假黄鉞大將軍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署憑為叅軍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可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安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害賢人是塞

天下之情也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况於四海分崩乎今陳安於招賢採哲之秋而殺害君子絶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既而安果見害

崔岳

崔岳字元嵩為朝鮮令瞿弱冠時遊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無以自給因變姓名為縣小吏岳見而異之推問所由瞿乃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聞之不

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為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眞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揺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岳歷位至大司徒漢昌之世贈烈愍公曜旣僭號念其前勞追贈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

田崧

田崧字子岱仕曜爲大鴻臚遷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初氐羌楊難敵聞曜平陳安與弟堅頭同奔漢中至是自漢中來襲仇池城陷崧爲難敵所執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嗔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爲劉氏可謂盡忠得不能盡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若本奴才安敢希兾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

汝賊臣何不速殺吾顗排一人奪取其刀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

遊子遠

遊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不倦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謂之曰此兒雅潔宏方真公才也仕曜光禄大夫直言敢諫累遷至大司徒錄尚書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傅虎

傳虎仕聰討虜將軍晉陽之戰虎以叅軍從中山王曜曜與魏穆帝子六修戰於汾東曜兵敗績墜馬身中七創幾為六修所殺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卿當乘以自濟吾創已甚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小人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可無虎何可一日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聰甚哀之追贈幽州刺史

臺産

臺産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傳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曜時灾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大司空劉均舉産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産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産流涕歔欷具陳灾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

署為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陜婦人

陜有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曜時寡居陜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終身不嫁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其殺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烏悲鳴尸上其聲

甚哀感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歳餘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既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十六國春秋卷十